

酉阳杂俎

酉陽雜俎續集目錄

第一卷

支諾臯上

第二卷

支諾臯中

第三卷

支諾臯下

第四卷

貶誤

第五卷

寺塔記上

第六卷

寺塔記下

第七卷

金剛經鳩異

第八卷

支動

第九卷

支植上

第十卷

支植下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支諾臯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也有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也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也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也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旁也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也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

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罅旁也大喜
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
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穀事仍謂旁亟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
兄得金錐也旁亟知其愚論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
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銜其弟大悅隨
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
欲爲我築糠塘一作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糠三版
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
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一作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坐必求
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
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

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鼯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閭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恠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一妻卒

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

一作鈞

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

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賴鬻金目遂潛養於盆水
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

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
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
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
池呼魚魚卽出首因斫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
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
人被髮簷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
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
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
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
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
眠亦不之慮其洞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
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

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祿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

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臂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箠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廢潛身草積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鬚髻頭長

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

一作熒熒

可惡戲燈弄硯紛搏不止學

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

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

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

一作元

中蜀郡有僧志功

一作志

言住寶相寺持經夜久忽有

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燈焰或蹲於炷花上鼓翅與

火一色久乃滅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

無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

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鵠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

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

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

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貓
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鷄子拜祈之且曰我分
死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
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
盤自飲三盤六盤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
我等旣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
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
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
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酌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
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
有畫人甯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

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再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眾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眾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甯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

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爲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邯州舉其先同

塋一作塋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縣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

者率皆鑿石爲穴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

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

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厠體

仆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噉嚙不安

因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賊稹一作

積阻兵誼爲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井中死鹽州從

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常入山採藥

遇暴風雨避於欹一作欹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朗晴

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

竅可盛其下漸潤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言無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槓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屠者遂送槓乃留之

韋溫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拔書郎夢澹水中流見二吏賁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
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虵鼠也
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
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
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
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
龔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即歛有二人長纚三尺巨首僛耳
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人陰籍可領
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
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
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
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縷也遂釣出於庭中又

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僊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醺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其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忿忿就剪誤傷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痴面蟻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千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